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主要特点

邢 贲 思

在当今世界上，哲学的流派虽然五色杂陈、名目繁多，但基本的哲学派别仍然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是形形色色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当今世界上进步社会力量的利益，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它是先进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先进分子的世界观和强大的思想武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以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科学成果使自己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正在社会生活中和精神文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形形色色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不代表社会的进步势力，不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这些哲学是在资本主义开始走下坡路或者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产生的，因而曲折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没落。本文试图通过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特有印记的分析，说明它的没落是必然的。

(一)

反理性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一些流派的显著特点。如果我们把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同古典的资产阶级哲学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特点。古典的资产阶级哲学所反映的时代是资

本主义上升时期，那时的资产阶级代表着一种先进力量和进步趋势，他们充满自信，富有积极进取和乐观的精神。在哲学上和其他理论形式上，他们强调知识，诉诸理性，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和建立“理性的王国”这两个脍炙人口的口号。对知识和理性的尊崇，正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蒙昧的、非理性的封建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表现出了新兴资产阶级相信真理在自己一边，他们不害怕把真理发现和揭示出来，而知识和理性正是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发现和揭示真理的手段。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衰落，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和自信心日益减弱，他们千方百计地想维护显出重重矛盾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又感到心劳日拙、回天无术，他们日益丧失面向现实、面向真理的勇气，而不得不向他们曾经与之作过斗争的蒙昧主义乞灵。现代资产阶级的一些哲学流派的蒙昧主义，主要表现为非理性主义。这种非理性主义有两种表现，一是同宗教合流，宣扬宗教神秘主义；一是向理性挑战，反对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颂扬神秘的直觉、内省、意志甚至下意识，否定哲学的认识作用，强调哲学无非是个人的感受和体验的产物，是个人意志的表现。在这两种形式的反理性主义中，尤以后者的影响为大。这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哲学家认为，以往的古典哲学（即理性主义的哲学）的重大缺陷就是忽视个人的价值。在他们看来，过去的哲学只注重探讨理性同世界的关系，而把个人的感受、情绪、心理、意志等等放在视野之外，而他们要克服这种哲学的弊端，把一切同个人相联系的精神因素当作哲学的主要对象。在反理性主义的哲学迷雾下竭力宣扬露骨的个人主义，这就是这一类哲学流派的一个共同特点。

在这种反理性主义的流派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主义。它的主要代表是德国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和法国的萨特、梅洛·庞蒂。尽管他们之间有着某些差别，但其主要观点是一致

的。海德格尔认为，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以来的哲学的一个缺陷就是“存在之被遗忘”。他的任务就是要恢复被遗忘的存在。那么什么是存在呢？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存在不是那种一个个存在着的东西，而是超越于这些具体的存在物之上的，是一个未被揭示的领域。他说，存在的性质超出任何一个存在者的一切可能具有的内容而又可以归类的规定性之外。和海德格尔的观点相似，雅斯贝尔斯认为，存在的思维是一种不包含任何新对象的思维。被想象为对象物的本身，根本不是对象。视觉不能发现客体，而只有通过对自身、对自己的活动、对自己的存在意识的感受，并且当这种感觉本身又是一种内在活动的时候，才能茅塞顿开、恍然大悟。可见，存在主义者所说的存在，是不能确定的，它不是一种认识对象，而是一种神秘的内省活动。

存在主义者不但一般地强调存在，而且特殊地强调“人的存在”，声明它的任务是要探讨“人的存在”的本意，而反对把“人的本质”的探究作为根本。在存在主义者萨特看来，人是不可能给予定义的，这是因为人之初空无所有，只是在后来人要是使自己变成某种东西，于是人就照自己的意志而造就他自身。他认为世间并无人类本性，人就是他投入存在以后，自己所志愿变成的人。从这里，萨特得出“人自己的存在由人自己决定”的结论。可见，存在主义所说的人的存在，不是有血有肉的客观的、现实的人的存在，也不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存在，而是人的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意志，是人的主观精神的无限自我创造。

存在主义一方面十分强调人的自我选择的意义，另一方面认为人所处的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因此，人的自我选择的意志、人的主观精神的自我创造往往得不到实现，人的与生俱来的

自由（即自己造就自己的自由）常常受到阻挠，因而人无法看到自己的未来，而经常处于一种孤寂、苦闷甚至恐惧的情绪中。当着人经历了某种不幸（如战争、灾祸）之后，这种情形就愈甚。因此，“孤寂”、“苦闷”、“恐惧”也成了存在主义的重要范畴。海德格尔认为，如果说人在日常生活中，只是停留在所见事物和所用事物的范围内，并没有真正同自己相接触，那么在经历了剧烈的痛苦之后，人才把自己暴露给自己，看见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无所依赖，没有救助，背负着沉重的孤寂，经受着精神的炼狱。那时人就会感到自己是被抛进这个世界的，人存在着，但是看不到存在的出路。照存在主义的说法，人时时处于恐惧中，其最深的根源在于人的对死亡的意识。人的存在不同于一般存在物，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同时他也意识到这种存在的限度，因此人就会经常陷于对死亡的恐惧中。存在主义者认为，人正是在对于死亡的恐惧中领悟到人的存在的意义，越是面临死亡的威胁，就越能领悟到这种意义。

可以看出，存在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弊端严重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虽然存在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所揭露，个别的存在主义者（如萨特）在政治上有进步的表现，但存在主义哲学所宣扬的苦闷、孤寂、恐惧等等，不能不说是资产阶级没落情绪的一种表现。

（二）

唯科学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另一些流派的显著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另一方面在自然科学领域又获得巨大的进步。面对着矛盾重重的社会现象，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束手无策，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又给他们带来新的

希望，以为从自然科学方面可以找到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的某种出路。这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一些被称为唯科学主义的流派产生的社会背景。同时这种流派的产生也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某些特点有关。新兴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内部分工的日益细密和专门化，数学和数理逻辑的广泛运用，对物质结构的愈来愈深入的研究，愈来愈重视理论的模式和结构的作用等等，都要求不但对实证科学的具体内容而且要求对各门科学的共同问题，特别是科学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唯科学主义的流派的生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然科学面临的新情况。

在唯科学主义的流派中，长期发生影响的是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以孔德为代表的早期实证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哲学应以“实证的”、“确实的”事实为依据，企图通过使哲学实证科学化的途径来回避哲学基本问题，把传统的世界观问题排除出哲学之外。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思维方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从量的角度而不是从质的角度解释现象的描述性的科学所取得的新成就，使得一些哲学家把数学的方法、数理逻辑的方法看成是自然科学中最重要的方法，不仅如此，而且认为它们也应当是哲学的主要方法。有的哲学家甚至认为哲学的数学化、逻辑化才是哲学的出路。在主张哲学的逻辑化的哲学家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语词分析的倾向。这种把逻辑分析、语词分析当作哲学的中心内容的流派就是新实证主义，或者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分析哲学。

分析哲学形成于本世纪初，其创始人和早期的代表人物中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比较大。罗素强调要把逻辑分析或形式分析看作哲学固有的方法。他认为通常语言无论在词汇和句法方面都模糊不清，因此他要创造一种理想的语言，这种理想语言的结构和现实的结构是同态的。维特根斯坦早期曾受罗素的影响，他

认为语言是对现实的描绘，语句的逻辑结构和现实的结构是一致的，但是语言只能描绘一切逻辑上可能的事实，超出这个范围，就无法表述。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语言不是对现实的描绘，只是具有多种用途的工具。

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出现了分析哲学的一大支派——逻辑经验主义，又名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派的哲学家都是否认、排斥哲学问题的。例如，卡尔纳普认为，全部哲学都是无意义的，因为有意义的哲学的陈述是不可能有的，哲学为自己规定了一个不能实现的任务，这就是发现和表述一种同经验科学不相干的知识。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哲学就是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哲学的本质就是逻辑。逻辑实证主义利用二十世纪以来数学特别是数理逻辑的新成果，把一切知识都归结为可以用数理逻辑表示的命题，并规定哲学的任务在于对一切以经验内容为素材的科学命题进行逻辑结构分析。

逻辑实证主义由于吸收了数学、数理逻辑的某些成果，在方法上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它取消哲学的世界观意义，把哲学销溶于逻辑当中，或者说用逻辑来代替哲学，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分析哲学中又出现了一个“语言哲学”学派。这一派的哲学家受维特根斯坦晚期的哲学影响较深，强调语言“通常用法”的正确性，认为不可能构成一套可以概括语言各种不同用法的、完善的逻辑语言，宣称传统哲学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它所运用的语言和语言的“通常用法”发生了偏差。因而运用“通常语言”的分析方法，即可发现这些问题是无所谓的，主张哲学的正当职责不在于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而在于将这些问题化为乌有。威兹德姆甚至说，哲学家对世界不必下任何断语，对伦理、政治、宗教问题要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因为这些都不在哲学家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一派分析哲学虽不象逻

辑实证主义完全否定哲学的意义，但把哲学的意义大大地降低了，这同样是不正确的。

(三)

把马克思主义同别的哲学“综合”起来，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一些流派的又一显著特点。今天，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意识形态中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这是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因此，他们需要采用某种新的策略来遏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作用，这种策略的实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以同情为名，行反对之实。于是，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除了仍然存在着公然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以外，还出现了这样一些流派，它们声称自己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只是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某种“补充”、“改进”，以期马克思主义能够日益完善，能够适应新的形势。它们对马克思主义“补充”、“改进”的办法，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别的哲学合二而一，实行一种综合，于是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综合等等风靡一时。形形色色的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就是这样主张的。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要通过种种的所谓综合，用资产阶级的哲学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合乎资产阶级需要的意识形态。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影响很大的流派。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特别是它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在美国、西欧甚为流行，对于知识界特别是激进的青年学生影响很大，一时成了西方的所谓“新左派”运动的理论基础。

在理论方面，马尔库塞的影响超出法兰克福学派其它成员之上。他在哲学上受过存在主义特别是海德格尔的影响，一度对现

象学也很感兴趣，企图把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因此，他的哲学观点很杂。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表示了某种不满，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精神和物质的矛盾日趋尖锐，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使人幸福。因此，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作“批判的社会理论”，把自己的思想称作“否定的思想”，以表示要同这一社会存在进行斗争。1964年马尔库塞出版了他的著作《一维的人》，这部书的副标题是“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其主题在于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在发达工业社会，人发生了异化，或者说一维化，从而变成了非人，处于异化中的人，一维的人要想复归为人，为自己谋求出路，就一定要进行斗争，这种斗争不是无产阶级的斗争，而是“人”的斗争，要用“人”的革命代替阶级斗争。这种理论是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其中的异化观点同存在主义揉合在一起，是哲学上的一种杂拌，但它使得一些青年学生很感兴趣，从而对整个新左派运动，对1968年的“五月风暴”影响不小。一些激进的学生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把摆脱工作、罢课、占领学校、反对任何种类的限制、性的解放等等，都当作摆脱人的异化，使人复归的革命的一部分。《一维的人》成了新左派的现代启示录。

显然，马尔库塞的这一套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理论是根本不同的。他的学说虽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也试图提出解决这种不合理现象的方案，但是至多只能激起一些青年人的某种激情，可以起到某种鼓动作用，而决不是组织千百万群众推翻旧社会建立新制度的科学指针。

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个在理论上比较有影响的成员是弗洛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分析问题时只重视社会经济因素，忽视心理因素；而弗洛伊德（1856—1939年）的精神分析又只注意心理因素，看不到社会经济的因素，而他自己则要把二者结合起来，

形成一种所谓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综合”。在不少著作中，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弊端也有所批判，不过这种批判根本没有能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他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变成了商品，已经物化，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因而产生一种自我冷淡的态度，处在这种状况下的人已不再是人，而成为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机器。他说，在十九世纪，所谓违反人道是指残酷，在二十世纪，所谓违反人道，是指“精神分裂性的自我异化”。因此，弗洛姆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要克服这种精神分裂性的自我异化，要使人在内心深处获得解放。

弗洛姆宣称他的理想是要实现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通过心理革命，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在他看来，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还保留着某些非理性的心理特征，还受某些他自己无法控制的本能欲望的支配。因此需要经历一种内心的道德蜕变。只有经历了这种内心的道德蜕变的人才能够肩负起创立一种更加完善的社会——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使命。可以看出，弗洛姆实际上是把西方社会的问题归结为一种精神危机，而看不到在这种精神危机的背后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他提出的“心理革命”，单纯以人的内在道德更新和精神复活为目的，而根本不触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因此，尽管他自命是马克思的传人，自诩他的学说是所谓社会主义，但实际上这同以变革资本主义为根本目的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充其量只是一种改良主义。从弗洛姆学说中很难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子，至多利用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一些观点，与其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综合，不如说它是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综合更正确些。

(四)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虽都是唯心主义哲学，但正如对待历史上的唯心主义不能简单化一样，对待各种流派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也应当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一方面在总体上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在局部问题上有合理因素，它对某些问题的结论虽是不正确的，但提出这些问题本身有一定意义。如哲学应当研究人（包括个人）的问题，哲学应当探讨各门科学共同的方法论，哲学应当吸取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哲学应当研究所谓“后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现时代举世瞩目的问题，因而也是现时代的哲学应当研究的问题，可惜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没有给这些问题以正确的回答。对于人的问题，或者说人的价值、人的处境、人的命运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很重视，但它反对抽象地探讨这一问题，而主张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今天，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或者在同一社会制度（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同阶级间，人的价值、处境和命运的问题都不相同，因而抽象地谈论这一问题毫无意义。只有把这一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才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至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提供的新知识，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开拓的新领域，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形成的新的思维方法，乃至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社会后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都应当加以探讨。不过，在它看来，不管自然科学怎样发展，都不会导致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的哲学的解体。哲学的命运决定于社会的需要，而关于宇宙、人生问题的思考，也和社会的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其他的精神文化生活一样，永远是社

会所需要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的价值是永恒的。

哲学的价值是永恒的，但哲学的形态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对未来的哲学状况，我们现在很难作出十分具体的预测。不过，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在未来，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一种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必然能够从哲学上回答时代向它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或者说为解决这种重大的社会问题指明一种方向，提供一种正确的思维方法；第二，在未来，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一种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必然能够从人们的新的实践经验中、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使自己从内容到形式都能和时代的发展相适应。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能够起到更好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已经江河日下，走到了尽头，虽然还可能再打出某些新的旗号，却已不可能在历史上写下新的篇章。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则青春常在，仍然显示出它的蓬勃生机。只要我们坚持搞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明天也必将属于马克思主义。

两种出发点 两种历史观

——学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札记

王 正 萍

胡乔木同志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一重要文章中指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的命题。”这一分析，从历史观的高度，揭示了近几年来理论界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出发点问题上争论的实质。以“人”为出发点，还是以人类社会关系为出发点，这是理论原则的根本分歧。这两种出发点的对立，其实质就是两种历史观的对立。对于这个问题，乔木同志已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本文仅就这场争论中所涉及到的有关问题，谈谈个人学习的一些理解和体会。

一、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出发点”的涵义

1. 近几年来，在关于“出发点”问题的讨论中，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出发点”的涵义问题。主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同志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起点，也是在目的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也就是人的解放问题。”这就是说，他们把出发点理解为目的，并且还引用了

经典作家在有的场合是在目的的意义上使用出发点的事实作为证明。诚然，从语词的涵义来说，出发点确有在目的意义上使用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这里所谈的是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中谈到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点或历史唯物主义是从什么出发时，都是讲的理论出发点。而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理论出发点涵义是什么，应该按照他们论述的原意来理解，不能望文生义地随意解释，这是很显然的道理。

2. 那末，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什么涵义上使用的呢？从他们大量的论述来看，我认为出发点应理解为这种理论体系的基础、本质或基石，也就是指这种理论的根本点。由于这种根本点，就决定了这种理论的本质，而和其他理论在根本上区别开来。例如，马克思、恩格斯说：“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①。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唯物史观从物质生产出发，也就是指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其涵义也就是指唯物史观的基础、本质或基石。这也就是唯物史观区别于唯心史观的根本点。这和邓小平同志所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②，在出发点的涵义上是一样的。同样，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就是绝对观念，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出发点就是感性的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出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② 《邓小平选集》第109页。

点就是抽象的人。它们的出发点，也都是决定其理论的基础、本质或基石的东西，是其理论的根本点。

3. 作为一种历史观的出发点，既然是这种历史观的基础、本质或基石，那么，它也就要回答用什么东西来解释历史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要回答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问题。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是绝对观念，也就是认为绝对观念的运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黑格尔看来，整个自然界、人类历史，都是绝对观念的异化、异化的扬弃和复归。抽象的人道主义历史观出发点是人，也就是认为人、人性的发展和需要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动力。它的历史公式就是人——非人——人。乔木同志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中，把出发点和历史公式问题提到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问题上来分析，这就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

4. 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其实质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其实质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性也就表现在它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理推广运用于社会历史，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它是从社会实践出发的。所以，要回答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问题，实质也就是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回答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一致的。所以，乔木同志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中，分析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时，就是侧重从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的，这样、就抓住了根本。

二、马克思以前的社会理论是 怎样解决出发点问题的

5.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理论在历史观上都是唯心主义的。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把人看作神的创造物，它们的历史观的出发点是神。旧唯物主义者包括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他们是“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他们以物质的这种或那种属性和人体的这种那种组织来解释意识的现象，但是在历史观上，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以抽象不变的人性来解释历史的发展。他们的社会理论的出发点是孤立的个人，他们所说的人性也就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一方面承认“人是环境的产物”，认为人的性格的全部属性由环境决定。但是他们又认为环境及其一切属性是意识的产物。他们认为人有一种固定不变的自然本性或人类天性，社会环境只有符合这种人类天性的才是理想的社会。因此，他们的历史观的出发点就是人、人类天性。

6. 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不管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还是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作为历史观，都是从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性出发的。他们用人类的善良天性或者人类的理性，来解释历史的发展。以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的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他们虽然对资产阶级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种种改革社会的方案和关于未来的合理社会的设想，但是，他们都是以人的天性为最高准绳来设想完美的立法和完满的社会制度的。例如，圣西门在历史观上也曾企图在历史中寻找规律性，他提出，为什么是财产关系而不是别的任何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回答是应该从产业发展的需要中去寻。找按照他的观点，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生产的规律，实质

上就是最后地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是，生产又是什么决定的呢？他认为，为了生产，必需有劳动工具，这些工具是由人们发明的，需要在生产者身上有一定智慧的发展。产业的发展是人类智慧发展的结果。因此，他企图发现智慧发展规律，但是，归根到底他还是以人的天性来解释这个规律。就是说，他的历史观的出发点仍然是抽象的人、人的天性。

7。黑格尔在历史观上的最大成就，是抛弃了人的天性的观点，将社会生活看做是有自己本身规律的必然过程。也就是从人的本性的自由或自觉的活动中，发现必然产生出于人们意料之外的整个社会的结果。这样就从自由的领域过渡到必然的领域。这一过渡，也是按一定的规律来完成的。而这些规律，是能够也应该为理论的哲学所发现。所以，在黑格尔看来，只研究人的天性不能解释从别人的行动中产生的社会结果问题。结论是应从研究人的天性转到研究社会关系的本性。研究这些社会关系合乎规律的、必然的过程。这说明黑格尔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问题在于这些社会关系的本性，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按照黑格尔的意见，人的天性以及社会关系的本性的这种特别力量和最后的基础是“理念”。每个民族的历史，都是实现着自己的特殊的理念，而每个特殊的理念、每个个别民族的理念乃是绝对理念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因此，归根到底，黑格尔的历史观的出发点归结为“绝对理念”。

8。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以前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最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他否认宗教神学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以人的本质来代替神的本质，以人来代替自我意识。他把人看做是自然的产物，建立了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以“人”为理论出发点，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共同的“自然本

质”。那么，这种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费尔巴哈认为，这就是理性、意志、心。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有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他说：“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①因此，他所说的“人”是“人自身”，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虽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他把人只是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所以，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在感性的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

9.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说明，在马克思以前的黑格尔和一些旧唯物主义者，以及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在历史观上都是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把人和人本身看做是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完美的人性或天性，而形成这种人类天性或本性的最本质的东西，又是理性、意志、智慧等精神的东西。他们正是用这些精神的东西来解释历史的发展，从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所以，“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是典型的混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的命题。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27—28页。